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嵌入村庄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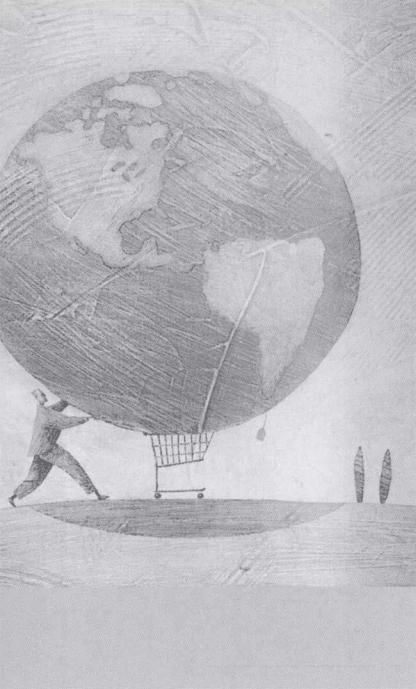
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

**THE VILLAGE SCHOOL:
A HISTORICAL-ETHNOGRAPHIC STUDY OF
EDUCATION IN REN VILLAGE**

司洪昌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嵌入村庄的学校

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

*THE VILLAGE SCHOOL:
A HISTORICAL-ETHNOGRAPHIC STUDY OF
EDUCATION IN I*

司洪昌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何艺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司洪

昌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3

(教育地平线丛书/丁钢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4635 - 9

I. 嵌… II. 司… III. 乡村教育—研究—华北地区

IV.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95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38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20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常常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而实现的，各类教育学科分支的产生，既是教育研究视野扩展的标志，又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中运用带来的结果。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新生长点。事实上，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因为教育学是研究与实践如何培养人的学科，有什么能够比这种任务更为复杂而更需要运用多学科去加以研究？而展开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也将昭示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

可以说，教育问题，首先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理解

教育活动，离不开对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我们主张把文化看作是意指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由此认为教育作为文化传递与创造的核心，其理性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某一文化结构活动的历史地形成的产物，并且决定于这一文化结构本身的活动方向。脱离实际的文化经验与处境，只能使文化教育变成一种抽象的泛（非）文化的活动。所以，强调探究一种文化解释的教育理性，文化经验或处境的描述仍然是必要的。对于教育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就必须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的比较与综合，以减少文化偏见。更重要的是，适合于自身需要的教育理性及其体系，并不是完全依据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来加以判断的。来自于不同文化处境下而发展的教育理性，本身也是具有适切性的创造。否则，人类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文化经验都将受到局限或排除。

在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探究方面，学科建设并不是研究的起始目标，就像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后的反思一样，没有细致的、实证性的和个案的深入研究，任何学说的建构只能流于空泛。因此我们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关注，一是努力把握教育作为文化继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教育对民族思想、道德、风俗、艺术乃至每一世代的认知图式等方面的文化传递功能；二是注意教育的文化诠释，即从文化处境的角度对教育现象进行文化的多样性解析；三是重视文化与教育变迁的双向作用力，即从文化对教育变迁的作用与影响来探讨教育发展的方向与内容的变化。

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概念相关。每个社会的知识层面是能够用人们的社会特性来解释的。换言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特性，虽然群体往往对个体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但是个体的发展是某种平衡活动。一方面，它必须创建对自主的信念，人有自己的意志，有选择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它还必须将个体的自我联系到他人的世界中去，包括朋友和家庭、学校、群体。对他人的承诺义务联系着个人与他人，它会潜

在地限制个体的自主性。每个个体实际上似乎不可能离开自主和义务这两者而生活，个体的生活就是努力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由此，个体的发展一直是一项公共事务、一种道德关注，更是一种教育的话题。这即是说：个体的本质和塑造实际上既是个人的，也同样是社会的。换言之，个体既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也同样包含对他人的承诺和义务。所以，个体发展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事务，而且有益于那些负责保持一种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机构——学校、家庭以及国家。

既然个体发展是私人活动，同样也是公共行为，我们就可以清楚，在教育学强调为个体的发展和为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把不同差异的个体发展看作教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通过对不同差异个体的培养和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显然，研究教育文化与社会这样貌似宏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忘记教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而必须从其内含的实践本质出发开展理论的研究。简而言之，教育研究是建立在每个个体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存在于对于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之中。

如此，教育研究想要履行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就必然跨越学科之间的疆界。而本系列出版选题则多从跨学科视野研究教育中的政策及相关各类教育问题，无论是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田野研究、案例分析和叙事探究等，都力图融入国内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吸纳国内外的前沿研究成果，来推进教育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理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从跨学科视野以及多学科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并不是作为对于教育学自身专门学术领地和话语体系探寻的回避和遁词，而是真实地期望在研究中形成适合教育自身理论领域界限、概念范畴体系、知识范型和方法论的理论探究，通过开拓新的研究视域，切实地推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创新。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丛书以国际学者最新前沿研究成果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本土原创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式出版，也意味着一种尝试，即

诚望作者和读者一起能够在这种交互阅读中获得一种别样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经验，并在一个共同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上，加入我们对于教育理解的行动过程。

21世纪的教育地平线，既远亦近，我们热切地期望所有关爱教育的人们共同努力，一个更为平等、民主、和谐的教育世界必将出现在世纪教育的地平线上。

丁 钢

2006 年 7 月

| | |
|--------------------------------------|--------------------|
| 序言 / 1 | 第一章 一个地处华北的村庄 / 57 |
| 第1节 华北的地理和气候 / 57 | |
| 第2节 W县的历史和社会：一个充满兵荒马乱和灾荒集体记忆的县域 / 61 | |
| 第3节 村庄的位置和外部社会的联系 / 74 | |
| 第二章 村庄的历史和社会 / 77 | |
| 第1节 村庄早期的历史 / 77 | |
| 第2节 一段隐晦不清的时期 / 87 | |
| 第3节 村庄所处的小型社区环境 / 90 | |
| 第4节 村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和外部市场 / 97 | |
| 第5节 村庄的外向性：日益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体系 / 108 | |
| 第6节 村庄的姓氏、家族和社会空间的区割 / 114 | |
| 第7节 村庄的居住和院落格局 / 120 | |

第3章 晚清和民国的遗产：新旧教育更继 / 127

- 第1节 新教育的肇始：仁村外部的教育图景 / 127
- 第2节 仁村的学校和教育：文化人的个人境遇和生命史 / 144

第4章 学校的嵌入及其培养的人 / 175

- 第1节 学校嵌入村落的历程 / 176
- 第2节 学校生产的人 / 225
- 第3节 余论：学校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意义 / 285

第5章 1991年之后的私立学校 / 319

- 第1节 在历史和社会空间脉络中的私立学校 / 319
- 第2节 育才学校的内部环境与生活：城市文化意象与在地的变异 / 362

尾声 / 405

结语 / 419

附录一 书中重要人物名单 / 426

附录二 书中主要地名名单 / 428

参考资料和文献 / 430

后记 / 441

表格目录

- 表 1 涂尔干的两类社会团结及其基本特征 / 32
表 2 滕尼斯：社区与社会的区别 / 33
表 3 北京地区 1470—1996 年旱涝灾害统计 / 60
表 4 1914—1993 年 W 县重大自然灾害统计 / 69
表 5 W 县 1979—1993 年降水量的变化 / 73
表 6 W 县人口密度年际变化 / 94
表 7 仁村及其周围村庄 20 世纪 30—80 年代的人口增长 / 95
表 8 W 县 1980 年度气温和降水的月份分布 / 97
表 9 仁村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变化 / 105
表 10 W 县 1955 年粮食平均亩产量 / 108
表 11 1934 年大名学校情况统计 / 139
表 12 W 县名人类别 / 145
表 13 陈者个人及家庭情况 / 153
表 14 侯冀民个人及家庭情况 / 161
表 15 韩蒙阳个人及家庭情况 / 169
表 16 陈书林个人及家庭情况 / 187
表 17 侯文远个人及家庭情况 / 188
表 18 叶培贤夫妇的个人资料 / 192
表 19 李贞修的国家干部登记表 / 195
表 20 仁村 1945—1964 年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人数统计 / 226
表 21 侯笙临个人及家庭情况 / 236
表 22 陈鸿元的个人及家庭情况 / 245
表 23 陈鸿元的国家干部登记表 / 246
表 24 仁村 1982 年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 / 266
表 25 育才学校各年级人数统计 / 342
表 26 育才学校四年级以上儿童的来源分布 / 398

插图目录

- 图 1 观察的两极 / 25
- 图 2 家庭学校、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分数之比较（三者曲线依次递降）/ 51
- 图 3 日最大降水量和该年降水总量的百分比分布 / 59
- 图 4 华北地区平均年降水距平 / 60
- 图 5 20世纪30年代W县境内的漳河故道 / 68
- 图 6 20世纪30年代元城县境内的漳河故道 / 69
- 图 7 仁村的位置 / 74
- 图 8 W县舆地全图 / 83
- 图 9 元城县境图（部分）/ 88
- 图 10 广平县舆地全图（部分）/ 89
- 图 11 大名县舆地全图（部分）/ 90
- 图 12 仁村与周边的村庄 / 92
- 图 13 仁村的土地利用 / 99
- 图 14 仁村村庄规模的扩大 / 105
- 图 15 仁村姓氏与家族的地理分布 / 116
- 图 16 仁村姓氏分布 / 121
- 图 17 仁村住户实际分布平面图 / 123
- 图 18 仁村现在一般村民的院落结构 / 124
- 图 19 仁村20世纪70—80年代的家庭院落结构 / 125
- 图 20 仁村学校位置变迁 / 183
- 图 21 北寺高小建筑格局 / 211
- 图 22 仁村村小基本格局：1972—1998 / 217
- 图 23 国家、J乡和仁村的教育关系 / 331
- 图 24 仁村私立学校和乡中心校、公立学校的互动 / 333
- 图 25 学前班的儿童课间在小卖部买了小食品 / 346

- 图 26 育才学校的生源地和区域内的公立学校 / 352
图 27 育才学校的竞争者和监督者 / 357
图 28 育才学校的大门 / 363
图 29 写有校训的影壁 / 364
图 30 育才学校的空间结构 / 368
图 31 “六一”联欢会上儿童在表演现代舞 / 371
图 32 儿童的课余游戏：弹玻璃球 / 373
图 33 女孩的课余游戏：跳橡皮筋儿 / 374
图 34 男孩的课余游戏：跳马 / 375
图 35 儿童的课余社会交往和游戏场景 / 375
图 36 仁村五年级儿童一天的生活时间 / 380
图 37 一个科层组织的典型结构 / 390
图 38 被逐出教室的儿童：在组长监督下背诵定义 / 392
图 39 规划中的两所学校的位置及其辐射的村庄区域 / 416

“师范精英”阶级也向学术界输出了“精英大学”的基因，“你是否小小才子终归会阿谀奉承”。中等师范毕业生就是大通才，毕业时考了“翰林学士的学”照理不该丢丑。你都不含混地“故字不存于口”，你的幼年师长莫问深浅一样，他至一知半解的而如斯教化，你当然也就生出“我所欲者唯吾师之教也”的想法。但你若真想自己当个好学生，那就得先学会“我所欲者唯吾师之教也”。

导 论

本书以华北南部一个村庄的教育变迁为对象，主要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field study）和口述史（oral history）的方法，来探讨乡村学校和教育在近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尝试为百年来村落中的教育和学校变迁提供一个微观的个案图景。

在描述这一变迁的过程中，本书探讨了作为一种外来社会组织的学校，在嵌入村落社区的过程中，如何与村落中的民间传统力量进行博弈和互动，以及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村落学校的历史如何在国家、地方、村庄等主体之间的互动之中展开。

一、为何研究一个村庄的教育

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变迁的社会中，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的社会中，学术积淀相对比较稀薄，因此，学术领域存在许多重大的研究主题，可供研究者发掘。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

“富矿”，堪称“地大物博”。这也是本土学术走向世界的“资源基础”。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重大研究主题的社会中，本书为何会选择一个小小的村庄来作个案研究呢？这是舍本逐末，还是为了所谓“小的就是好的”，抑或是为了迎合研究方法而被迫限定了这一主题？这一疑问是最根本的问题，牵涉研究的思路和走向，也影响研究的开展。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追溯研究者自身的心路历程，同时也需要分析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主题的选择是研究者对自身和一个群体命运的思索

其一，这一研究主题的选择，是试图回答一个困扰个人和群体生存的公共教育问题。

研究主题的选择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本书的主题是一个研究者本人持久关注的问题，也是试图解答研究者本人长期以来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困扰。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对个人面临的真实问题的探究，也是对一个群体——村民生存困境的探索。

个人的背后，总是拖曳着长长的历史阴影，个人是被笼罩在生活经历之中的个人。每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个人独特的历史之中，同时，作为一个身处社会中的个人，与同一时空之下的大众具有相似的经历。这种独特的个性和社会性，构成了一个人人格的两个维度。

研究者，我，是在村庄里生长大的，是近十亿具有相同背景的个体中的一员，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般并无特殊的意义。但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我总是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成为了现在的“我”？像我一样的村民群体又是如何变成了现在的“他们”？

一个人是如何变成现在的“他自己”，可能是教育研究需要探讨的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教育研究的基本价值之一。在这样一个视野的关照之下，诸如“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怎样最大效率地将一切知识传授给一切人”等，都可看作这一问题的一个维度、一个层面而已。

教育学研究了太多的问题，但许多属于技术性层面的问题（如怎样教书，怎样提问……），很多时候都让人觉得乏味、枯燥和缺乏想象力。在教育领域进行阅读时，我总会尝试将理论用来应对和阐释当下个人面临的现实

问题，但结果有时让人失望，教育理论许多时候不能回应生存中的疑问，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实用层面的。于是，我便追问：不能解决个人精神和生活诉求的理论，它有什么价值呢？于是，许多理论便被丢弃在垃圾箱中，但自己生存中遇到的精神困扰却依然存在。于是，我开始尝试自己探险，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一尝试便构成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缘起。

个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通常只是一个个特殊的个案问题，但当许多人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这一问题便由私人层面的问题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例如，当只有一名村落中的儿童在学校教育中遇到文化适应问题时，可能是其自身的生活习惯等不适应学校环境而产生的个人困扰，当千万个与他（她）一样的人遇到相似的问题时，证明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公共问题，它不是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而是必定存在某些困扰个人成长的社会公共原因。村落之中的儿童是如何变成他们自己的？这是涉及一个庞大群体的疑问。实际上，我不仅想尝试回答个人精神和理论的困扰，也试图回答与我有同样文化和生活经历的一个群体的生存困扰：他们是如何变成他们自己的，学校和教育在他们的人格、精神和情感的深处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这是一个事关数以亿计的个体的社会公共问题。

其二，选择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和研究者本人的经历、兴趣紧密相关。

研究者出生在村庄中，在乡土社会中经受了社会化的早期阶段，这些经历使得我在转移入城市后时常反思自身的成长和生活，对身后那个逝去的社会充满了不舍。工作之后，近几年有机会到各地访问，使得我对当下的社会有了一个相对直接的观感，延续了对基层社会的关注，延续了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兴趣。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够通过现代教育体制的筛选而达到目前的教育水平和社会身份是幸运的，是一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从进入学校以来，我在学校阶梯的攀升中经历了许多问题，经历了很多文化的冲突和内心的抗拒，然后又在城市中完成了社会文化的适应，这一切都是复杂的文化和社会适应过程。这一经历，具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是一个村庄中所有的儿童通过现代学校体制时都需要适应的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探讨在学术研究中却不见踪迹，它被纷纷扰扰的社会现象所过滤和掩盖。这一庞大群体在这一过程之中经历的困扰、挣扎、无奈和冲突，似乎压根儿并不存在。于是，我尝试，通过自身的经

验和对生活于其中的村庄的探讨，记录和描述这一群体生命中的境遇。

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涉及一个庞大群体的命运疑问。村落之中的儿童和村民，他们是如何变成他们自己的？途经现代的教育体制，大批的村庄中的儿童，或者留在村中终老是乡，或者被体制的力量“抛进”城市，这一切都深刻改变了他们个人的生命境遇，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生命历程。

时间会磨损记忆。十多年来，我一直尝试探索、反思、描述村民在学校教育中的经历。1997年开始读研究生时，我就萌发了这一想法，但现实中大学学科专业划分的体制限制^①使得论文的题目难以展开，直接导致了这一研究进程的延迟。所以在2000年硕士论文后记中，虽然探索的是一个美国教育分层的问题，但我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作为一个从乡村社会走出来的人，在某些方面，我的经历与一些人是不同的，我经历和体验到一些特殊的东西。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在社会和文化的舞台上渐渐消失了，成为一个沉默无声的群体。^②

由于经常在文化中遇到适应的问题，我对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差别产生了一种敏感的意识。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作为一种经历的学校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和印迹，它对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我曾经是一个漂泊在城市的乡村人，乡村凝聚着我的情感、信念，那里曾经生养过父亲和祖先，我抛却了父亲的生活方式来到名叫城市的异乡。我同像我一样经历的人，体验过共同的苦痛。教育中的种种不适应已经远去了，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应已经习惯了，经过二十年的教育生涯，我终于被“同化”了……^③

正是这一文化的敏感性，使我当时就抓住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困扰一代人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当下困境的思索，

^① 研究者于1997—2000年就读比较教育学专业，依照中国当时（目前）的高校学科专业的要求，我必须完成一个比较教育研究的题目。人们倾向于将超出这一范围的研究主题视为越界的、违规的。目前的学科体制影响了研究者对问题的探索，存在画地为牢的僵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学科探索难以进行，视野的狭小是普遍存在于大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学科体制的边界，不应成为思考现实问题的思维的疆界。

^{②③} 司洪昌：《美国的教育分层及其解释》，第49页，北京师范大学，2000。

我倾向于认为自己处在城乡文化的边缘状态，处在一种人格、文化的分裂状态，在文化和个人的价值参照系中产生了许多的社会不适应：

在父辈和乡邻的眼中，我是一个成功者；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我“闯入”了一种异己的陌生文化世界，它常常让人感到拘谨和窘迫。我一度成为城市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文化中的“边际人”。^①

对于当时的精神困扰，我试图进行探索，但并没有研究的机缘。不过，借助对美国教育分层问题的研究，我开始将学术兴趣聚焦于教育不平等这一主题，试图进一步研究中国的问题。当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通过这一研究经验的积累，来研究中国的现实教育问题。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还有野心的话，以此作为一个起点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②

当时的想法是研究农村教育问题，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边界。但这一问题的基本情境，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这会成为研究者获得灵感和形成判断的源泉。

（二）从学术角度而言，研究这一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一个村落教育的个案，对于理论和当前的现实来说，其意义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研究处在重大变迁之中的中国乡土社会和乡村教育，是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的学术研究对乡土社会一向十分忽视，缺乏现实问题的意识；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一向重视纯理论的研究，有时可能忽视了现实问题的研究价值。

社会科学是源自西方、基于城市经验的，这种基于城市和西方经验的话语不能概括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生活，需要对其加以反思。从欧洲来看，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秩序紊乱的年代，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它们的假设和理论也是基于城市的经验。西方如此，作为

^{①②} 司洪昌：《美国的教育分层及其解释》，第49页，第50页，北京师范大学，2000。